

张承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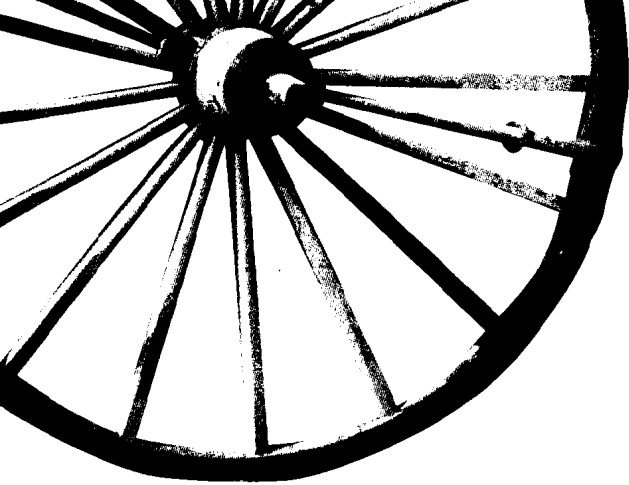
大陆 与情感

蒙古大草原

回民的黄土高原

文明的新疆

山东画报出版社



张承志

大陆与情感

山东画报出版社

书 名 大陆与情感

著 者 张承志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80×1230 毫米)

9.25 印张 109 幅图 128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311-4/Z·51

定 价 1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今天是一个傻瓜相机和彩扩店普及的时代。无论谁，都有几个厚厚的相册。私人相片的收藏甚至向着内蒙草原奥深、或者黄土高原一些交通便利些的村镇渗透。前年夏天自草原归来，兜里塞着牧民们不由分说、强给的盘缠——我考虑了一下，买了一个傻瓜机捎了去。

次年再访草原时，发现可怜的傻瓜机已经被他们掰牛犄角一般地掰坏了。我的苦心白费了，一连几天，我口干舌燥地，一边编造着“快门”、“光圈”的胡乱译法，一边给巴特尔等家伙讲解照相技术。不过在我们家巴特尔的粗硬手掌里牺牲的那台相机，也许宣布了一个时代的到来，那是牧民玩相机的时代，是彩扩片如同塑料袋一样污染草原的时代。

当然，我也一样，长期以来我的照片也有大

大一堆。在决心编选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应当有一种自警和约束。也就是说，应当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大肆展览私人小照的风潮，应当为自己预先制定一个原则，不仅防止自己的滥用机会和自我吹嘘，而且做到与他人的区别。

此书的分类和选片的原则是：用图片再次描述自己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蒙古大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文明的新疆；表达这三块大陆的民众对自己的支撑、友谊与哺育；作家只是儿子，只是引线，图片中的三片土地上的民众，才是主题和主人公。

在这个原则确立以后，我兴奋了。这样激动的编辑已经久违。不仅好像在和处处的朋友重逢，不仅在重温自己三十年的道路和历史，我从图到文，又一次审视和掂量了自己，为成功和扎实的点所，也为不足和虚薄的领域。

心里虽然很想再振奋精神努力，但恐怕时间已经不够了。在这个时候总结和纪念也许是恰当的，尤其是纪念，编选着他们的音容笑貌，我真想念他们，心里遏止不住强烈的感情。

所用的照片基本上都是我拍的，但也有一些是由同伴按快门。文与图不知能否形成了搭配。我想若要对照片中一张张脸庞产生亲切的感觉，配上的文字或许不够，也许还需要对照文学作品——不过，这就是读者自己的意欲了。

图片有着巨大的时间跨度。我想有些成组的照片里，不仅反映着儿童长大、家境变迁，也反映了我们的交往和结合。这不是文人的采风猎奇，不是捞一把就趁热充填自己干瘪的文字，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救过程，一个作家与民众结合的真实故事。

我不掩饰我的自豪。比如从一九六九年直至一九八五年的、我和乌珠穆沁草原一家蒙古牧民的四幅“全家福”系列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照片。别人可能也会拥有一次两次，而我让它贯穿了全部人生。

此书缘起要追溯到遥远的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汪稼明还在编辑《山东画报》，他为我编了一组图文，埋下了今天合作的种子。真的要感谢他和山东画报出版社，他们使我获得了这次总结和纪念的宝贵机会。他们还聘请了延辉弟参与此书编辑，这实质上是给了我们兄弟一次难得的相聚。毋庸赘言，我想还会有很多人会觉得感激，他们散布在大陆的各自一隅，吆着牛，扶着犁，骑着马，当捧着这本书时会高兴得止不住笑。

张承志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济南

目 录

序

1. 蒙古大草原

二十八年的额吉	3
全家福	23
额吉和她的两个儿子	29
“小天使”和她的丈夫	31
北方女人的印象	38
青春肖像	45
听人读书	51
汗乌拉	56
午夜的鞍子	66
马的颜色	69
一页翻过	73
危险的生命	81

2. 回民的黄土高原

北方的河	89
心上关山	93
在农民的炕头上	110
纪念照	121
弟弟们	125
背影	135
大河家	144
我的童年	151
中国印象	155
回民的黄土高原	159
离别西海固	170

3. 文明的新疆

新疆是什么	191
凝固火焰	195

古墓旁的毡房	211
一方明亮的绿色	216
阿勒泰大山中沉睡的古路	218
他地道	222
登上玛扎尔之顶	230
接近的努力	236
苇子墙·开都河	242
伊犁河崖壁	245
在帕米尔	248
正午的喀什	252
相约来世	273
午后的梦	281

1 蒙古大草原





额吉 一九八五年

这一帧照片比那篇牙牙学语的小说有力多了。还是要仰仗您亲自出马，额吉。

加一片 R60 红色滤镜，酷暑草原上的灼烫阳光就涂在您额头的皱纹中了。那一角白衬领不和谐么？但是它是您的儿媳、我的妻子送给您六十诞辰的礼物。

也许这一段历史就是这么不和谐：人们咒骂它已经苦于无法花样翻新；而我们却在彼此珍惜着——我倾注全部感情按下了快门，您庄严郑重地穿上了那件衬衣。

我的青春回忆只有这么一帧肖像。

二十八年的额吉

额吉去世的消息，是偶然听到的。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问好笑闹着，我顺口问候额吉，可是话出口时，我把“额吉她好么”问成了“她还在么”，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我就明白了。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直至午夜回到家里。

在桌旁坐下，心里空空的。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窗外洞黑，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我望着黑夜，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我不能再耽误，我已经使她失望。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

十几天后，我到达了乌珠穆沁。

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像是抚慰，二十八年，我凝视着想道。这个数字也叫人吃

惊，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

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次年夏天，我带着孩子，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住了一阵。嫂子抢在前面，挡住了我的教法。她要求孩子喊她“额吉”。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在我的失了准头的眼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也永远只是个少妇。

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转眼一年，又是一年，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而且必须承认算术：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那么还要追忆么，在这无情的时代，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

—

我好像写过，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我好像狂妄地说过，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相反，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我则经常勃然大怒，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多少次出口伤人。是我写得太甜么，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故意的追问。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

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由于它的轻佻。

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至少从《黑骏马》的写作开始，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在那时，人们都还只是用四五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

看见她——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我早写过，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

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我虽然一气写去，心里却咀嚼着带回城里的那沉默形象。喊她额吉，是风俗也是历史，但更是浪漫和愿望。我和艾洛华哥毕竟不一样，这使人多少伤感，但它是事实。

从来文化之中就有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

另一种人大多不为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味。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

血统就是发言权么？即便有了血统就可以无忌地发言么？

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千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至于我则早在插队一年以前，就闯入到阿巴哈纳尔旗，品尝过异域的美味。额吉和我的关系并非偶然形成。但我毕竟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不愿僭越。

那时流畅地写着，而心里却时轻时重地抱着这个矛盾。人群和人群，社会和社会，早有更基本的交流，不过有时天然，有时残酷。牧民，追逐水草放牧五畜的人，过去只是对彼岸的茶叶、绸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和廉价吉普车感兴趣。他们说过去要和这隔膜的世界做细微的交流么，用异样的语言，用制作的文学？

额吉一生的遭遇，已经被我在心里完成了一个勾勒。旧时代的那一部分，我至今在体味和探究。新社会的半部，我曾与



夏季山羊奶足，乌珠穆沁妇女喜欢挤羊奶补充奶食。 额吉 一九八五年

她若即若离地分担承受。她如一棵草，是个自然的女人，前半生饱尝的都是家庭不幸，生存和养育的艰难；后半生承受的多是政治的胁迫，不过是没有太悲惨，厄运和幸运夹杂。

我确信突破了一个无形界限的人，同时可能突破血统的隔膜。但是，你难道跨越了关口？你具备代她发言的资格吗？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份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青草浓密。这里是我放牧的第一个营盘，位于乔布格盆地

一片草原的西北角。如今已经不再是合作化时代，瞧，连我的文字都把地理范围缩小到自家牧场。我已经觉得汗乌拉草原的概念太宽阔，开口闭口总是自家的草场。巧合的是，分草场时我家得到的乔布格，是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住进牧民家庭的、我的第一个营地。记忆阵阵醒来。右手是奥由特，左边是乌兰陶勒盖，当中有清澈的水井，和一条狭窄的硝土碱草。一切都和与你相逢的那年一样。

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我看见你的灵魂徘徊飘荡，在乔布格，在你曾经望着我上马下马的旧营盘上。

二

传话的人说，她死在冬天。那个冬天我在云南的村寨里。那两年我总是在夏季去北方，入冬则一意惦着南国。六盘路上满是路障，我在它的周边绕来绕去，伺机一头闯入。我冷冷在外围转着，这个外围，几乎有半个中国之大。连年在云南，有冬日明丽的太阳，有丰富的百拉提月份的生活。我已经沉吟着，狠狠地凝视着那座瘦窄的大山好几年了，我确实忘记了极北草地的隆冬，忘记了燃料、白毛风、畜群和枯草；也忘记了我的蒙古母亲。

我不知是否该责备自己：偏偏在那个冬天里我没有想到她。可是，即便得到了消息，我能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找到御寒的皮袍，穿越雪封的坝上，熬过零下三十多度的夜路，到达乌珠穆沁并且抵达我们的冬窝子么？

现在我才来，确实更多是为了自己。我有那么多的话堵噎在心，不倾倒在干净我会病倒。额吉，我要到你的荫下休息和医治。

时代使得语言呈现得奇特。我向额吉和艾洛华哥的求学，大致限定在纯粹游牧的生活方式之内。口语，偏狭而急速地发育着，只向着游牧生活的范畴倾斜。一方面，我和牧民们之间已经细致入微地谈论草场、膘情、春雪和冬雪，谈论成千的羊群和单独的一只羊羔，更谈及社会的各支血系和家族、某人的底细以至秘事；但是我没有学会一个考古、证券、哪怕关于楼房的词儿。

现在流行的词是“话语、语境”。在当年的额吉与我之间，不仅一切交流都在最严峻的语境下进行，而且，也许我们使用的也是一套非常微妙的话语。我们夜夜的漫声细语并非全无忌讳；它们既在政治威胁的限制之下，又在古老禁忌的规矩之中。它是相当全面的蒙古语，但又没有金融宗教物理摩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语目。今天我半学究地发现：语言其实可以在基本语汇里发达。在前六十年代的草原，除了强加于草原的开会、语录、批修之外，朴素的基本语，支撑了整个牧区的社会和生活。

可是，若想谈些复杂的事呢？

亘古不变的石砬子敖包山下，新庙如今才真的彩画一新。一座可能真是镏金的黄灿灿的庙顶，在敖包鸟瞰下静静地闪烁。当年我多是采用转述办法，表达自己不会说的话。算算又是离开了十多年，我又经历了很多事情。为了畅谈个痛快，行前我甚至新学了一批词汇。我特别想给他们讲讲我所谓的“戴白帽子的民族”，我甚至联想到额吉倾听时的警觉眼神。

但是她已经“不在”了。蒙语对逝世一事也用回避的表达。“死”这个词忌讳出口，用“不在”说出来，更加语感沉重。用这样的语言谈着额吉，我和艾洛华哥都有些受不了，我们小心地选择着，尽量谈得简单和概括。